

欽定宋史

卷三百
六十六
之七十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劉錡

吳玠

吳玠
子挺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
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
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宣和間用
高俅薦特授閣門祗候高宗卽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
奇之特授閣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爲隴右都護與夏
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

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畧使兼知渭州浚合五路師潰于富平慕洵以慶陽叛攻環州浚命錡救之留別將守渭自將救環未幾金攻渭錡留李彥琪捍洵親率精銳還救渭已無及進退不可乃走德順軍彥琪遁歸渭降金錡貶秩知縣州兼沿邊安撫紹興三年復官爲宣撫使統制金人攻拔和尚原乃分守陝蜀之地會使者自蜀歸以錡名聞召還除帶御器械尋爲江東路副總管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潛王彥兩軍交鬪俱罷命錡兼將之錡因請以前護副軍及馬軍通爲前後左右中軍與游奕凡六軍每軍千人爲十二將

前護副軍卽彥八字軍也於是錡始能成軍扈從赴金陵七年帥合肥八年戍京口九年擢果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十年金人歸三京充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將發益殿司三千人皆攜其孥將駐于汴家留順昌錡自臨安泝江絕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未至五月抵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庚寅諜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

錡曰可矣時所部選鋒遊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遠遣騎趨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金騎已入陣錡與規議歛兵入城爲守禦計人心乃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

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母辱敵手也分命
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
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劒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
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
躬自督勵取僞齊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
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
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壬寅金人圍順昌錡豫於城
下設伏擒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
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旣而
三路都統葛王褒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

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特授鼎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喙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

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
人者聞吹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
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
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兀朮至會諸將
於城上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
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
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朮
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
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
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

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
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
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
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
此城易破耳卽置鵝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
人遠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
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
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師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
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
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

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米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者飲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米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米兀米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清凉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

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搏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朮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錡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

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
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
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初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
元是左護軍本無鬪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錡
兵力擊之兀朮平日恃以爲强者什損七八至陳州數
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乃自擁衆還汴捷聞帝喜
甚授錡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侯知順昌府沿
淮制置使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
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謹
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鷄犬聲兀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及傳
木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
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
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
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
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七月命爲淮北
宣撫判官副楊沂中破敵兵於太康縣未幾秦檜請令
沂中還師鎮江錡還太平州岳飛以兵赴行在出師之
謀寢矣十一年兀朮復簽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
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
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

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
皆勝行至柘臯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
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路橋卧槍而
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朮以
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
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
進德率衆鏖戰沂中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之敵大敗
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
卽退走錡駐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時並命
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

捷驟貴諸將多嫉之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故
柘臯之賞錡軍獨不與居數日議班師而濠州告急俊
與沂中錡趨黃連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
中欲進戰錡謂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
徐爲後圖諸將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
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
沂中與德將神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
遲明錡軍至藕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入宣化
錡軍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柰何錡曰楊宣撫兵安
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語俊無恐錡請以步卒御敵宣

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覆以待之。俄而俊至，曰：『謀者妄也。』乃戚方殿後之軍，爾錡與俊益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槩上。餘皆逸。錡見俊怒，謂錡曰：『我爲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宣撫軍，但斬劫砦賊爾。』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劫砦，呼一人出對錡。』正色曰：『錡爲國家將帥，有罪宣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秦檜主

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飛奏留錡掌兵不
許詔以武泰之節提舉江州太平觀錡鎮荆南凡六年
軍民安之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閑乃命知潭州加
太尉復帥荆南府江陵縣東有黃潭建炎間有司決水
入江以禦盜由是夏秋漲溢荆衡間皆被水患錡始命
塞之斥膏腴田數千畝流民自占者幾千戶詔錡遇大
禮許奏文資仍以其姪汜爲江東路兵馬副都監三十
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數十里不斷
如銀壁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爲江淮浙西
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八月錡引兵屯揚州建大將旗